

张爱玲， 她本不是“临水照花人”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清秋子



著名作家张爱玲

爱玲档案

原名张煊(1920—1995)，笔名梁京，祖籍河北丰润，生于上海，名门闺秀。1942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。1940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。1952年赴香港。1966年定居美国，后猝死于公寓。张爱玲在1950年代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创作，包括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、《赤地之恋》、《半生缘》等等。她的作品，主要以上海、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，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男男女女，演绎着堕落及繁华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张爱玲占有一席重要位置。她特别敏感都市生活的大雅大俗，一份独特的见解，一种越轨的笔致，耐人玩味。

她本不是“临水照花人”

在谈话过程中，她站起身来，走到厨房里，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，不搁糖，只放牛奶。然后，又给水晶端了一杯来。她解释说，一向喜欢喝茶，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，只有改喝咖啡。说话间，她一杯咖啡已尽，又去斟了一杯来。她说自己，一喝起咖啡来，就要喝个不停。

这样的谈话，着实尽兴！

他们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——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：

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，她说感到非常uncertain(不确定)，因为似乎从“五四”一开始，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，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。她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便感到这层烦恼，现在烦恼是越来越深了。

水晶听了，不胜黯然！

文学，也有所谓的“潮流”，裹挟于其中的，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。边缘者、后来者、不属于幸运儿的，就永无出头之日。

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，她还在忧伤：所有的努力，都是白费的。——展示台上没有，就等于没出现过。文学史之残酷，不亚于“二十四史”！

操控这一切的，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！

“不过，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。”她说，“我现在写东西，完全是还债，因为从前曾经许下的心愿。……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(顽强的)。”

一个人的顽强，不在于体魄，而在于精神。张爱玲，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“临水照花人”！（胡兰成说张爱玲是“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”，“临水照花”，该是一种特殊女人的特别状态——孤傲、敏感、卓尔不群，但是却逃不开心灵之篱栅。这样的女人都会用文字来跳舞，舞跳得过于高明，只落得人在高处，灵魂总是寂寞。）

当夜，水晶从她的三层楼公寓出来，已是凌晨2:30了，仍觉谈兴未尽。临别前，张爱玲还送了水晶一本亲笔题赠的《怨女》英文本。

正如张爱玲在谈话结束时所说：这样的谈话，10年大概才能一次！她还说，朋友间会面，有时终身才得一次。

那么，这次水晶是满载而归了。

水晶这样的交谈，在她一生中几乎绝无仅有。

她在赖雅去世后，何所思，何所想，甚至居处如何，外人都雾里看花。甚至像庄信正、夏志清这样的好友，也都难得见一面，一切都是通信往来。唯独水晶，算是近距离接触了一回。水晶写出了这次晤面的经过，发表在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上，题为《蝉——夜访张爱玲》，这才让我们窥见了张爱玲隐居生活的一点真相。

在见张爱玲之前，水晶熟知胡兰成的名言——见到张爱玲，诸天都要起各种震动。可是真的一见，还是觉得与想象中的大为不同。他忍不住，把这感觉说了出来，而且是说了再三。

张爱玲听了，似乎颇受触动，但仍笑容满面地答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，是个病恹恹、懒兮兮的女人，如果借用李贺的诗句来形容，是“蓝溪之水厌生人”，哪像她现在这样活泼和笑语晏晏！他所见到的张爱玲，已经51岁了，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瘦。“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膊，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，是‘清晖玉臂寒’。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，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。”

此外，张爱玲也确如胡兰成所说，脸庞很大。不仅如此，她眼睛也大，眼神清炯。那天，张爱玲穿着高领青莲色旗袍，斜身坐在沙发上，逸兴湍飞，笑容可掬，状态无比之好。

自称最爱看章回小说

他们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很广，随意且又十分深入。张爱玲说自己喜欢看章回小说，尤其是张恨水的几本小说，“一看神经就会松懈下来，有一种relaxed(松懈的、随意的)的感觉。”正因如此，读起来才“嗜之若命”。

水晶告诉她，自己最近看了《歇浦潮》，叫好不置。张爱玲显然是遇到了知音，很高兴，说一直没有人提到过这本小说，应该有人提一提。

《歇浦潮》是民国初年的“鸳鸯蝴蝶派”小说，作者叫朱瘦菊，笔名“海上说梦人”。小说写的是民初上海十里洋场众生相，场景逼真，在挖掘人性的卑劣方面，也很透彻。

张爱玲说，这本书是中国“自然主义”作品中最好的一部。她很欣赏水晶对《歇浦潮》的品评，对水晶说：“真应该写下来，比你写我更要好，更值得做。”

二人从《歇浦潮》，自然就谈到了《海上花》。张爱玲用手势比划着说：“像红楼有头没尾，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(她说时用手比成一个圆圈)都算是缺点。”

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，她总喜欢用“拖一条光明的尾巴”来形容，又用“戏肉”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，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。

张爱玲很反感作家聚会

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，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——“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。”她对《骆驼祥子》评价不高，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。对钱钟书，说只看过《围城》，没有碰过他的短篇。

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——鲁迅，张爱玲的评价是：“觉得他很暴露中国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。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，宣告中断，很是可惜。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，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，走的都是‘文过饰非’的路子，只说好的，不说坏的，实在可惜。”

对当时的台湾作家，她也熟知，但未予置评。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，是不好的。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，避免彼此受到妨害。

水晶跟着便说，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，台湾作家不是隐士，是“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，notoriously gregarious(声名狼藉的群居者)。”

——作家频繁相聚，何以不好，甚至会“彼此受到妨害”？

大概是彼此吹嘘，就易于满足；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。张爱玲一贯的“孤军”式的写作状态，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。

1970年代初，晚年的张爱玲在美国加州伯克萊大学做高级研究员，“大隐隐于市”。她的美国丈夫赖雅去世后，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，台湾皇冠出版社又为她汇来源源不断的稿费，使她独享安宁。

晚年张爱玲坐拥“富矿”

在台湾，她19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，名声日隆。她在港台两地出版旧作或发表文章，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，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“一线作家”一样。到1972年，她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。

她的归隐，不是简单的自闭，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，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，因为她只渴望自由！

当年出走香港，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“游戏规则”，也曾让她苦不堪言！多年的左冲右突，可以说一无成就；但是，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“超新星”式的爆发，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，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。她的家族留下的“特殊遗产”，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、历久弥新，这也令她受益不小。

在加州，只喜山中无客来，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，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。她与香港的朋友宋淇夫妇的通信，是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。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，却有一次破例，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。

张爱玲两拒水晶拜访

这位幸运者，就是在一般张迷中享有盛名的“超级张迷”水晶。水晶原名杨沂，江苏南通人，15岁去台湾，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，毕业后到南洋去教过书，当过翻译。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，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。

他在台大读书时，就崇拜张爱玲，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。他的好友王祯和在台湾花莲接待过张爱玲，这让他羡慕不止，老是打听张爱玲来访的情况，可又不敢去见她。

水晶到美国后，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，到伯克萊大学进修一年，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。

这才是天赐机缘！他满心欢喜，一到伯克萊，马上就上门求见。哪知道，他的探访，要比“三顾茅庐”耗时得多了，整整9个月，后才如愿以偿。

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，过了好久，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，迟缓而且模糊：“Hello?”

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。水晶一紧张，竟然用英语作答，自我介绍了一番。

张爱玲说，不能见，因为感冒了，躺在床上，然后说了一声抱歉，就把送话器挂断了。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，却是次次无人接听。一次周末，凌晨两点钟，他想试试看，一打，竟然打通了。

这次，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。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会儿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，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。

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，正躺在床上，婉言谢绝了。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，说若是方便见的话，会先给他写张“便条”，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。

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，音信皆无，只好作罢。

直到转过年的暑假，水晶在伯克萊进修期满，准备回到东岸去。临走前，把自己写的《试论〈倾城之恋〉的神话终结结构》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，算是留念。

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，早就断了。

终于得见隐居者面貌

大概是水晶的文章写得聪明，看起来孺子可教，张爱玲马上回了一信，说：“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——已经病了一冬天，讲着都腻烦。”信里，请水晶下星期找个时间来，不过，还是要先电话联系。

6月份的一个周末，晚上7:30，水晶终于走进了张爱玲的寓所。他们这一谈，竟然谈了7个小时！张爱玲生平不愿意见人，见了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与



《小团圆》书影

1992年2月14日，张爱玲拟订了一份“遗嘱”，其中写道：一旦自己过世，所有的财产将赠予香港朋友宋淇夫妇。这些财产中，就有她晚年创作的小说《小团圆》原稿。直至一年前，也就是2009年2月23日，《小团圆》才由台湾皇冠出版社第一次出版，引起了巨大轰动。

那么张爱玲的晚年的生活状态如何，她当时对文学有过哪些思考？很长时间不为外人所知。张爱玲，对外部世界关闭了所有的门窗，在长达26年的“隐居”生活中，仅有一次例外，长时间接待了一位访客——“超级张迷”水晶先生，二人间有了一次逸兴湍飞的“夜谈”。

